

我的理想是不要在农村生活

采访：李牧/二姐



李牧的二姐和姐夫得到了一件免费的索尔·勒维特的复制品。

李牧：姐姐，你还记得咱小时候的村庄是什么样子吗？

二姐：那时候的村庄，垃圾很少，河里根本看不见垃圾袋，庄前面都是很粗的柳树，到处都是土地，村西头有柏油路。咱住的房子特别破，家家门前都有棒子秸，我们捉迷藏的时候都往棒子秸里面拱。那时候小孩特别多，哪一家都有几个小孩，一喊就出来玩了。没有汽车，非常安静。

李牧：当你回忆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？

二姐：没啥快乐不快乐的，过来就过来了。没有很开心的事儿，也没有不开心的事儿。

李牧：小时候你的学习成绩始终很好。

二姐：我在班里考第二名的时候很少，我总是考第一。

李牧：小时候你有什么样的理想？

二姐：我的理想就是不在农村生活。我从小就有这种理想，一定不要在农村生活。我要走出去，我要过城市人的生活。做什么职业我觉得我都能胜任。我不喜欢当医生，我也不喜欢当老师。

李牧：你觉得在农村里当农民不好吗？

二姐：从我懂事就知道城市好。如果城市里有亲戚，农村人就穿城市人穿剩的衣服。城里人不会把好东西送给农村里的亲戚，总是把穿剩下的衣服给农村人穿。那时候，我情愿穿我的破衣裳，也不愿意穿城里人穿剩下来的衣服。

李牧：你小时候对咱父亲有什么样的印象？

二姐：咱父亲可厉害了。有一回我起晚了，就不好意思去学校了，他脱下鞋底就揍我。我说我就是不去，我从小就有反抗心理，你越是硬，我比你还要硬。咱父亲很厉害，好发火。

李牧：后来你不是考上丰县中学了吗？那是咱县里最好的中学。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家庭，所以你有动力考上这个学校的吗？

二姐：不是。考试的题目都太简单了。

李牧：你感觉到因为你考取了丰县中学，咱父亲对你有了期望而偏爱你吗？

二姐：我没感觉到，他也从来没说过。

李牧：初中毕业后你就辍学了。而我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试，终于考上了苏州工艺美术学校。你能回想起那时候你的心态吗？

二姐：那时候，我心里想：你终于走了，你终于离开这个家了。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，俺兄弟终于考上了。

李牧：高兴？

二姐：高兴。见到人就想说，俺兄弟考上学走了。

李牧：你看我考上了，有没有因为自己辍学而有些遗憾？

二姐：当时只是高兴你考上了，我不记得我想起自己来。

李牧：读了四年美术学校后，我又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。你知道，咱父亲反对我继续考学，他说如果我考上学他会上吊自杀。当你知道我考上的时候，你心里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

二姐：我想着你争气。你就不应该听咱父亲的。他上吊，他爱咋地咋地，你也要考学。

李牧：很痛快吗？

二姐：痛快。那时候，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，一个庄上也没有几个大学生。你能考上大学，我觉得很自豪。

李牧：我在 2006 年底我就辞掉了大学老师的职业，到上海去做职业艺术家。你比咱家里人知道的要早一些，我认为你是理解我的。从内心来说，你真的理解我辞职去做艺术家这件事吗？

二姐：我理解的不是很透，不过我认为你比我的见识多，你选的路一定不会错。

李牧：你有没有意识到我失去了固定的工作，这条路会很艰难？

二姐：我没想过你做艺术有多艰难，我就是想你没有饭碗了，吃饭咋治？愁，光是愁。

李牧：到现在还愁？

二姐：愁。想起来就难过。

李牧：我不是总打电话给你吗，我说我的艺术做的越来越好。

二姐：我想你应该是越做越好，只是我不理解你的艺术好到哪种程度。

李牧：你能感觉到我做艺术家以来的变化吗？

二姐：变化很大。你绝对不是当老师时候的你了。很多年前我曾经读过《米开朗基罗传》那本书，那时候我不能理解米开朗基罗所做的事情。咋有这样的人？后来这几年，我知道还真有这样的人，你就属于这种人。你就是对艺术太执着，啥都不顾了。米开朗基罗是这样的人，别人都不能理解他，他还是照样去做。这方面，你像他一样。

李牧：米开朗基罗是个艺术大师，你知道我像他一样执着的时候，你是高兴呢，还是担忧呢？

二姐：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咱家里有一个为艺术那么执着的人，是好事。从我的私心来说，我就犯愁。我愁你一辈子都要在别人不理解的眼光里过活。我想，如果人人都能理解并支持你，你的日子就好过了。



二姐和艾伦·茨威格一起准备野餐。

李牧：我对你说我要回家来做“仇庄项目”，我和荷兰凡·阿贝美术馆合作，把一些世界名作复制到咱们村庄里，这是我的一个艺术项目。以前你总是希望我越走越远，突然我说我要回到村子里来工作，你当时怎么想？

二姐：当时我也没有想什么，来就来呗。把国外的作品搬到咱仇庄来，也让咱们这儿的人看看。

我说，咱庄上除了你能做到这样，其他人做不到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就干吧。说到回家面对咱的家庭，咱父亲对你的作品不理解，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情，他还是会帮你的。咱父亲、母亲都很想你，这次你在家多呆一些时间，也是好事。

李牧：你能不能理解，我不是在推广国外的艺术，把他们的作品拿到村庄里面来，这件事本身是我的作品。

二姐：本来我不理解，你给我解释过之后，我知道。

李牧：整个事件是我的作品，这些世界名作也成为我的作品的一部分？并不是说我创作不出好作品，只能拿别人的作品来展示。

二姐：你的这个作品是个大的作品，你要让人家理解的话，还要做成一个电影让人家看。如果你能做一个实物的作品，我会更喜欢。我知道你这也是个作品，不过搁在咱农村人的眼里，不如实打实的拿一件作品摆在这里好。他们都不能理解这是你的作品，我能理解。

李牧：你觉得我做这个项目对咱的村庄有意义吗？

二姐：那当然了，这还要问吗？有一点头脑也不会怀疑这个事啊。

李牧：咱们村有个现实的情况，农民不读书。

二姐：现在比以前好一些了。另外，你做这个事情，咱母亲就有事可做了，这很好。你做你的艺术，你首先要想到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理解，你要有思想准备。你要把你的心放的宽宽的、大大的。

李牧：我在家做作品的过程里，我和咱父亲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僵了。其间我和他发生过矛盾，说出了我对他的不满，后来我给他道了歉。我觉得我很欣慰，因为我敢去向他道歉。有一次，艾伦·茨威格问他“你怎么看你的儿子”，他说“我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自豪”。我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内心很感动。

二姐：咱父亲嘴上骂你，他心里是为你自豪的。他感到自豪，却不想让你知道。

李牧：他要把对我的情感藏起来，不愿意表露出来？

二姐：他对我也是这样。自从他身体不好以后，他比以前要关心我了，我能感觉到这一点。不过他还是掖着、藏着地关心我。为什么不坦坦荡荡的关心咱呢？因为他以前对我们严惯了，他还不适应这样的转变。

李牧：应该说我的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缓和了我和他的矛盾，增加了我和他彼此的了解。我觉得通过我的艺术在改变这些东西，你相信吗？

二姐：不是你的艺术改变了他，咱父亲不理解你的艺术，我不相信他会理解你的艺术。是因为他老了，即使你回来不做艺术，你俩的关系同样也会缓和。我认为这和你的艺术没关系。

李牧：你觉得这和我努力地和他沟通有关系吗？

二姐：应该有。

李牧：回到这个项目，你把“拐弯的梯子”（索尔·勒维特的墙上结构），搬回家并且挂在墙上。你是出于对我的情觉得这个“梯子”是个好作品，还是从这个作品本身的美学上来接受它呢？

二姐：你认为呢？

李牧：我认为你参杂了对我的情感。

二姐：那只是一方面。我喜欢这个“梯子”。

李牧：这个作品是白色的，没有漂亮的图案，也没有什么“内容”可读，你喜欢它的什么呢？

二姐：这个作品挂在客厅里之后，我就想把旁边的中堂画弄下来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我说不出来，反正这个中堂画就不好看了，这个“梯子”让我心里舒服。

李牧：这个“拐弯的梯子”在改变你的审美。

二姐：是的，以前觉得这个中堂画很好看才买的。

李牧：家里有“梯子”和没有“梯子”的差别大不大？

二姐：大很了。很多人来我家里，他们都说这个“梯子”不孬。



安迪·沃霍尔的毛泽东系列印刷品在二姐的家里。

李牧：那三张毛主席像（安迪·沃霍尔的毛泽东系列）呢？

二姐：我看见那张蓝色的毛主席像就觉得害怕。

李牧：那你为什么不把那张蓝色的揭下来呢？

二姐：就觉着这三幅是一套的，没有想到要拆开它们。你给了我一个好的建议，我应该拿掉它。那张蓝色的画像让人恐怖，都不敢看。越是不敢看还越是看到它，烦死我了。

李牧：现在村庄里有了很多艺术作品，你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吗？

二姐：一进村就不由自主的往墙上看，看到那些艺术作品。其他村子的人见到我都会问我，仇庄路边的墙上弄得啥？听说是你弟弟弄的。

李牧：对这些作品，你有喜好之分吗？

二姐：除了那张蓝色的毛主席像，别的都能接受。线条的那张（索尔·勒维特的墙画 256#）很好看，如果把底子做成天蓝色的，加上白色的线条，绝对好看。最初看到那件作品的时候，感触很强烈，黑色底，白线条，恁舒服啊！慢慢的，就有些累了。现在，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，看常了。

李牧：因为风吹日晒，褪色了。

二姐：对，不如最初看的时候强烈了。也可能是心里已经接受了，接受了它是村庄的一部分。



二姐和她的儿子浩然。

李牧：你曾经说等我走了就不要再开图书馆了，为什么？

二姐：如果你在家，图书馆就能继续开下去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没有人引导着孩子们去看书和画画，孩子们就只是在里面做作业、玩游戏，就没啥意思了。它没有图书馆该有的作用了，就是资源的浪费了。

李牧：浩然总是在周末去图书馆，他也不总是看书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？

二姐：他喜欢去那儿看电影。你那里有电脑，他还会玩电脑游戏。

李牧：图书馆运营了大半年了，浩然因此有所变化吗？

二姐：因为来了很多外国人，浩然现在特别喜欢英语。那天他给我说：妈妈，我将来也要去美国，去澳大利亚。有一天，他说他做梦去了美国。

李牧：你是说图书馆对浩然的成长有很大帮助？

二姐：绝对的。咱们小时候，做梦也不会有这样的图书馆。

李牧：将来等浩然长大了，如果他像我一样走这样的路，像我这样一根筋，你希望你的孩子这样吗？

二姐：如果他自己喜欢的话，我不会反对他。不过，我的孩子不是那种能做学问的人，我认为我的看法没错。你是个做学问的人，而这个孩子会让我失望。可能潜意识里，我希望他能像你一样。

李牧：差不多了。你有问题要问我吗？

二姐：我没有问题要问。我在想，等你的项目结束了，完成了，其实你还可以继续做。再回来的时候，你把你觉得好的作品继续画到村子里的墙上。那时候就不是你的艺术项目了，你是为咱的村庄做事。比如过年的时候，你抽出两天时间就可以把画画完，然后你就走了。

李牧：目前的这些作品，如果年后修路拆房子的话，谁家有兴趣我就会把这些装置作品转移到谁家墙上去。

二姐：现在农村人的思想很难捉摸，不能确定他是否能继续展示你的作品，他可能会把装置拆开，他自己用了，或者卖钱了。现在的人很自私。

时间：2013年9月

地点：赵庄二姐家

* 二姐，李宝英，1971年出生于仇庄，1987年于丰县中学初中毕业，现在家务农。